

# 碑刻： 凝固的历史

□ 本报记者 张峥嵘



大云山上三战三捷，碑刻一记于悬崖，世事永存。

岳阳楼新旧长碑廊，千年文化存于此，镌刻文明。

名胜古迹楹联碑集，博古论今记来历，溯源历史。

山野田坡墓志碑隐，家家写着怀念情，留存祖迹。

碑刻，从古到今，是世界上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语言的一种特别的文化体系，一种特别的记录方式，也是解读历史最为珍贵的史记，上面所述，无疑是岳阳最具代表性的碑刻。

## 三战三捷摩崖石刻记丰功

碑刻，在历史考古学中，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。它成了古人遗留给后人最真实、最坚固的古籍珍宝。碑刻集历史、文学、书法、镌刻于一体，更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岳阳，碑刻无处不见。陆城古镇、聂市古镇、汨罗古墓、岳阳楼、各村各山、各单位大门口、各景点等，都有记载历史的不同石碑。

在岳阳楼及岳阳不同的景区都有不同风格的碑林，其历史性、文学性、艺术性，深得中外游人的喜爱。

岳阳著名的有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，位于岳阳县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。

1939年日寇攻战长沙，在大云山地区烧杀掠抢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，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反抗。

抗日将领杨森，回想起湘北抗战中死难的将士，决定在大云山刻碑“三战三捷”四字纪念。

他们选择大云山隆兴宫外一块巨大石壁，由杨森亲笔题词，请来40名石匠花了两个月时间，将石壁凿成90平方米的平面，历时两个多月完成了泐石任务。左边还镂刻了64个注解文字：“倭寇侵我中国，在湘北相持五年，中经大举犯长沙三次，赖民众协力，将士用命，都予击溃。国人正精诚团结，矢志澄清，泐石共勉。杨森题。”

“新绿丛中摩刻壮，旧碑文里缅怀深”。大云山石刻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## 岳阳楼里新旧碑林留名篇

岳阳还有一处著名而有争议的就是君山临洞庭湖的崖刻，至今说法不一，有说封山印，有说梵印，给后人留下解不开的谜。

当然，作为一种文化标志，各种规模的碑林也是岳阳一大特色。而最具规模和文化厚度的还是岳阳楼里的新旧碑林。

岳阳楼旧碑廊，不但有各朝各代名家书法、诗句留存，还有清代时的文明告示。告诫游人，登楼不可喧哗、爱惜物件等。

陆城中学，更有一块三国时期的碑刻，告一方百姓的告示。

在平江曾经的古驿道上，还有宋代告山中人行人注意安全，警告犯罪的石碑。当然，岳阳各县市还有很多残留的村落标志性碑刻石。

更赋有历史性的，还有各种牌坊。聂市古镇还有一块两米多高，壮观的贞洁牌坊，深深刻录了当年女人地位的底下，和妇女社会压制下的悲苦生活。

如果说，纸张易损，书籍易毁，无疑碑刻在记录历史，为后人解读历史，取得了功不可灭的重要作用。

都说，碑是书的形，书是碑的魂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

除了这些，岳阳更多的是墓碑和门面碑。这种带有个人纪念性或标志性的碑，更是形状各异，大小不等，文采各现，体现了岳阳从古至今的地域文化特色。

但要真正刻出好碑文，得看碑匠的道行。

## 匠心匠业刻下千秋万代之理念

石刻工艺，凭匠心匠业要经过无数工艺。大的审料、设计、出坯、细刻、磨光、上蜡等过程，小的不计其数。

在选料上，行话叫“问料”，就有非常多名堂。一要看皮，二要看色，三要看性，四要看络。如此研究半天，方可进入设计。

碑文是纯手工雕刻。书读得少的匠人，接到单子后，还得恭恭敬敬去请一位村里字写得好的读书人代写碑文，然后再照着刻。

石刻设计讲究“量料取材，因材施艺”。设计出来后，需要出坯。细刻出坯后，再依靠不同的刀向和刀法，进行精心修饰，刻划出景物的气质与精神。

好的碑匠，能让书法发扬更大，差的碑匠，就有可能将龙飞凤舞的书法刻成了一块板，硬度太过，柔度不足，没有灵活性。

刻好了，磨光，行内话也叫“抛光”，至此，一件石刻作品才完成。

碑石越好，雕刻越难，相对于别的匠人来说，碑匠的敬业之中还有敬畏，刻时心中就有千秋万代之事的理念。

刻碑者，在岳阳称为石匠。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石匠，必须对书法有一定的鉴赏能力。特别是名家写的碑文，更要一点一点琢磨其神韵。

在岳阳县麻塘镇东风村附近，有位张爹就是这样一位碑刻匠。小时古书读得多，加上他天生有股不服输的精气神，为刻好碑石，他研究书法，买了大量的字帖观赏品鉴，将身心融入到书法的运笔中。

他回忆，当初学了好多年，都不敢动刀。家里给他几块没用的石头，让他不断练习。

即便如此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每每刻碑时，还会留下“蓄笔”。就是每一个字的笔画不刻满，留待父辈和兄长来完成。

张爹最喜爱刻的还是各大户人家的门联，体现了各家不同的文化与爱好，也体现一家人的气度和对未来的期望。

## 历史记载生命的痕迹碑匠的精神

用老一辈匠人的话说，字碑上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刻下了，就刻下了，经年不朽，既要对得起客户，更是对自己的名号负责。

碑刻匠们立下一条规矩，喝酒不刻字，刻字不喝酒。认为，哪怕是因为喝酒引发的点滴失误，都是对每个字的亵渎，别人看不出，自己心会不安。

在岳阳，大多数的碑匠，虽然能刻各种碑，也刻过各种意义的碑，刻的最多的还是墓碑。

他们刻时，就是怕为熟悉的人刻碑。然而，作为碑匠，服务于一方民众，都是村里的匠人，不是远亲就是近邻，做得大多是熟人的“生意”。这让他们常常一边刻一边悲切。

只是现在，这门手艺也没有人愿学，年轻人大多觉得这个老手艺又苦又不赚钱还粉尘多。

无论走多远，有碑文在，碑匠就与石碑同在。

这是人们流淌在血液里的千年不变的亲缘血脉关系的印记，也是人世间最经久耐读的书页。

一块块冰冷碑石原材料，在匠人的精心雕刻下，才有了历史的记载，才有了生命的痕迹。

千百年来，石刻艺人就是这一页页“家书”的见证者和镌刻者。他们，就是生与死的记录者和送行者，也为中华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发扬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碑石永远需要，石匠却越来越少，少到方圆数十里难遇。于是，新的时代来临了，碑刻实现了全面机械操作，其味其韵其特色荡然无存。

手工碑刻，一个风雨中坚守了几千年用铁器做笔与石器做纸写字的手艺，也终于被机器替代。

时代一直在进步，我们一直在回忆。

